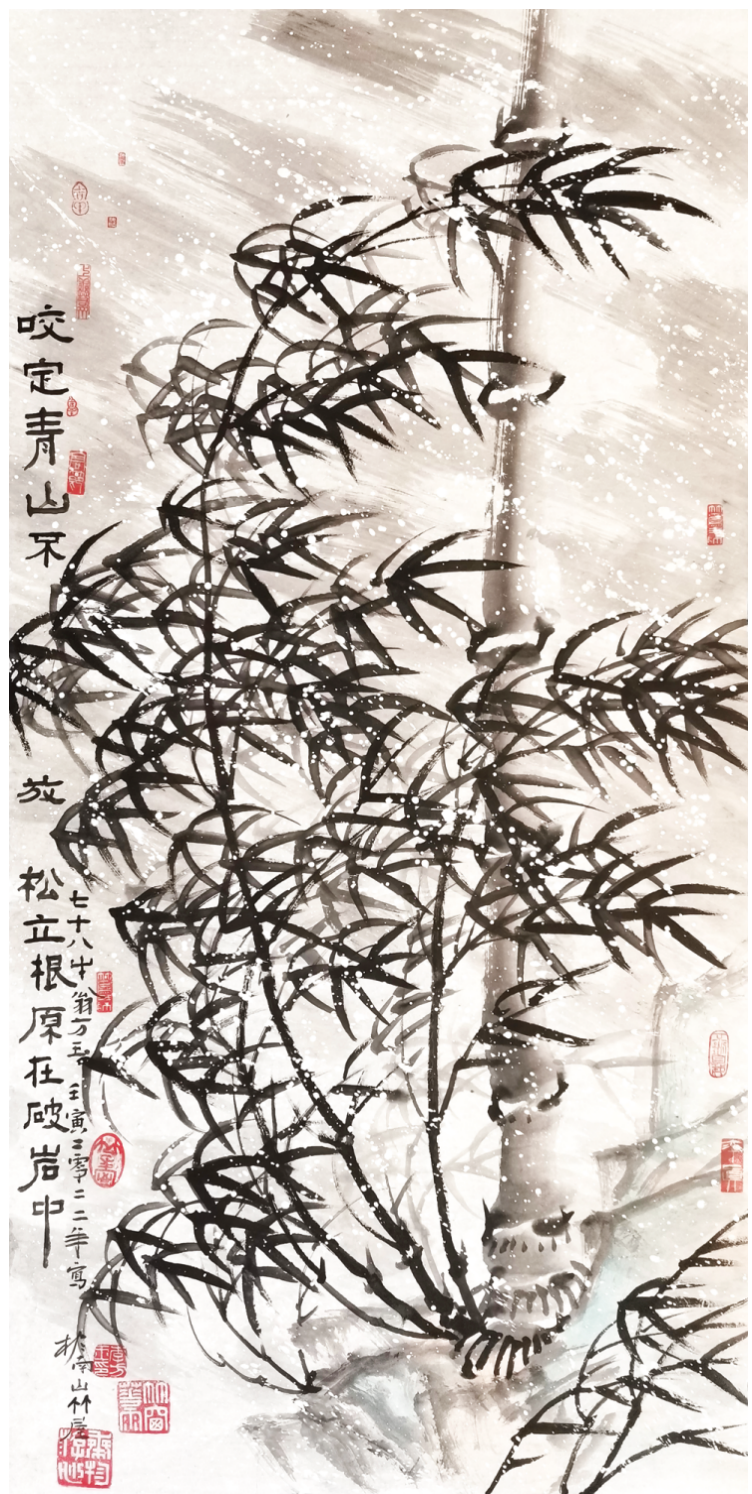


# 李方玉：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

□ 本报记者 霍晓蕙

约绘 · 晓蕙诗画访谈 (13)



《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》之一 李方玉 136cm×68cm

正值雨季,李方玉先生南山寓所“竹屋”门前,玉符河的水哗啦啦流淌得十分欢快。在雨水和阳光的滋养下,植物葳蕤,放眼四望,满是青绿。

不由想起杜甫的诗《客至》:“舍南舍北皆春水,但见群鸥日日来。花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……”虽不见群鸥,鸟雀绕舍鸣,引我走过绿墙一般的葡萄架和金鸡菊盛开的花径。户门西侧,有株硕大的芭蕉,叶片绿油油的泛着光,东侧一棵石榴树,硕果满枝。“来喽,来喽。”李方玉先生笑盈盈地出门迎接,乐呵呵地陪我欣赏他的美丽空间。东边是荷花,牵牛花和各种花木的领地,西边是茄子、芋头等蔬果的地盘,葫芦藤攀着南墙根恣肆铺展,“过不了几天,葫芦就长大啦。”李方玉先生满意地说。

在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院里,李方玉先生晓耕翻露草,静心染丹青,日子不紧不慢,坦然自在。烟火与诗意相融,这种状态接地气,离艺术也更近。我想到,“约绘”栏目开辟的初衷,不正是通过直观感受、记录画家们的生活和创作状态,来探寻艺术心灵真善美的源泉吗?凡是创造,皆由心生,题材,风格,无不源于一朝一夕的生活。

移步画室,见一幅竹石图已悬于墙上,只待题款。这幅风雪之竹,表现的是郑板桥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”的诗意。李方玉先生说,竹根强健方能立于山崖,人有根基才能立于世间。竹不怕风雪雨霜,正如人不畏困顿艰难,根是立场,是信念。所以在画中,他画的老竹根格外突出,体现出强大的力量。李方玉先生说,古往今来画竹者众,但鲜见画竹根者。多年前去南方,在山涧河畔见到壮硕的毛竹,竹根裸露,有一种特别的形式美和力度美,从此常在画中加入以体现。在画风雪之竹时,老竹根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气势担当。

竹叶繁密,画竹常见散乱、细碎之弊,画风雪之竹,更易“风中凌乱”,如何解决?李方玉先生表示,乱不可怕,乱而有序就好,乱中求美更佳,关键就在一个“序”里边。所谓序,就是一种笔墨的节奏,大疏大密,小疏小密,随机变化,不断调整。道理简单,但运用起来,需要修养和功力。

李方玉先生特别提到,画竹需要深厚的书法修养。“清代石涛曾言:书时用法,画时用法……生与熟各有时节因缘也。作画当以草书隶书之法为之也。作书作画无论老手新学,先以气胜……他这段话对我影响很深,我常读之、思之,也常对我的学生们讲起。”交流间隙,题款完毕,字体糅合了篆、隶、楷、草等多种书体,用笔方圆结合,体势平缓,大小参差错落,朴拙中透着灵巧。

我在一旁翻阅李方玉先生《竹风》《花雨》两本即将出版的新画集的书稿,他继续认真地调整画面。李老的老伴儿贵贵阿姨一直在厨房忙活,包杏仁菜(一种野菜)馅儿的饺子。当热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时,李方玉先生才放下画笔,我们边聊边吃。20世纪70年代,他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时,有机会在全国各地遍访名家,如李可染、叶浅予、关良、刘海粟、李苦禅、崔子范、陈大羽、卢光照等,“那时,我作为后学者向他们请教,问他们同样的问题:‘怎么理解似与不似之间?如何提高画的格调?’尽管具体的表达不同,但他们大致的意思是一致的,那就是:离真实的对象远一些,以其形求其神。”

“画画,归根结底就是借物言情。这些年,我都是这样做的:认真观察,把要描绘的对象作为参考,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和真情实感融进去,我手写我心。”

谈到线条,李方玉先生说,中国画的线条实际就是“感情线”,长长短短,浓淡干湿,并不玄妙,但关乎一笔一画的功夫,一点一滴的热爱,一生一世的修养。

拍照留念时,李方玉先生特意换上一件红色的上衣,他的笑脸温和恬淡,但你能感觉到他性格中的那份坚韧,如老竹根一般,咬定青山不放松,植根生活寻源泉。他把生活融进了笔墨,也把日子过成如歌的行板。



李方玉 1945年生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国家一级美术师,山东美术馆专业画家,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,山东当代花鸟画院名誉院长。

## 张仲亭书法作品赏析(二)

# 行云流水 玉振金声

——以“三美观”品读张仲亭行书艺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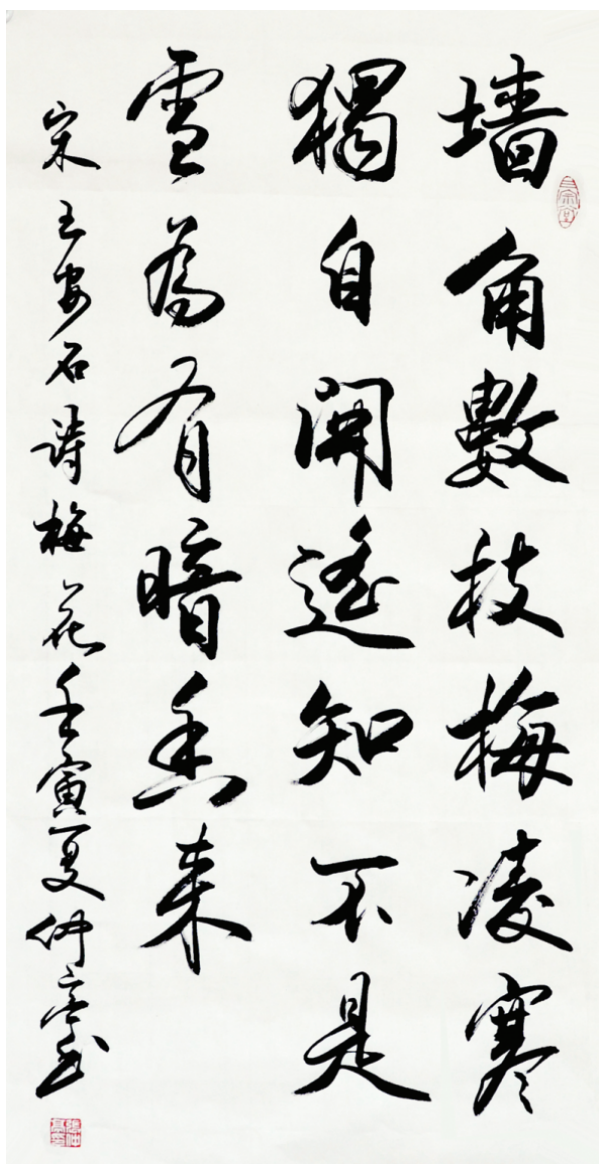
张仲亭 济南人,书法家,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济南市书法家协会主席。著作有《望岳》《春日》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系·书法插图》等。

心有所思,手有所指。在书法创作中,书者对字体的选择一方面基于书写内容的格调,一方面循乎内心情感的体悟,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是作品呈现的理想境界。楷书重法度,草书求洒脱,而行书介于二者之间,既要遵求法度,又得表情达意,个中意趣尤其值得品味。赏析一幅完整的行书作品,大凡不离三个方面:其一,观察字符之结体,可谓之“建筑美”;其二,品味字间之联动,可谓之“舞蹈美”;其三,思悟气韵之贯通,可谓之“音乐美”。建筑美、舞蹈美、音乐美,由微观、中观而至宏观,或可合称为评析行书作品的“三美观”。以此理念赏析张仲亭先生的行书艺术,观者心中油然而生一种“行云流水,玉振金声”般的舒适美感,几点析论谨陈于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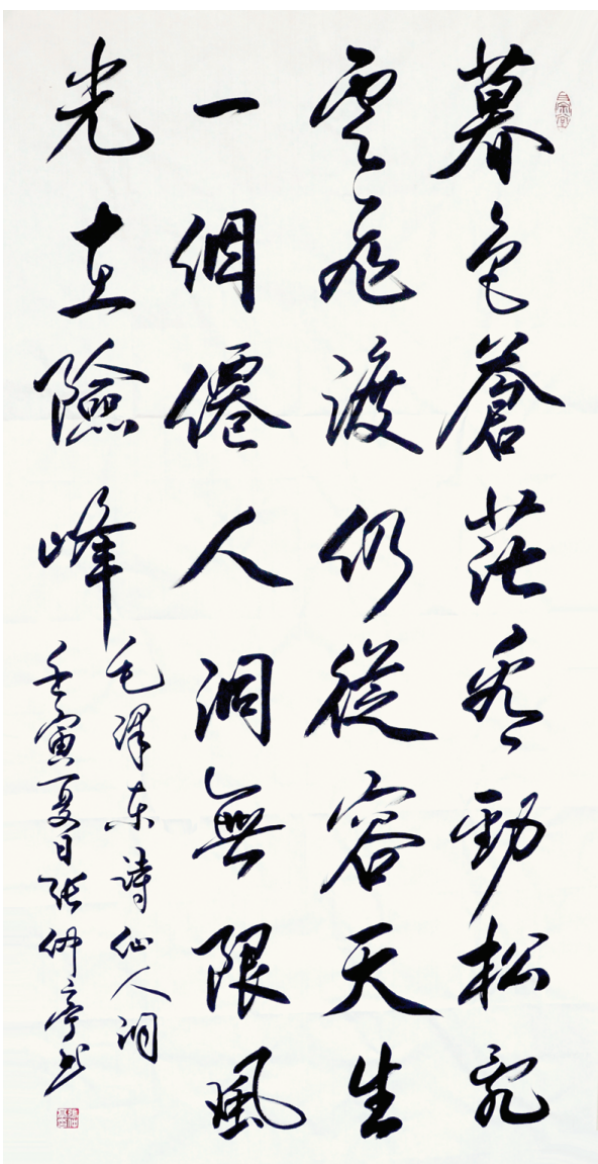
建筑美,即以建筑的视角和方法观察书法作品的字符结体,进而得出每个字体由骨干结构、间架体态所呈现出的美感,其调控要素包括笔画粗细、部件布局、重心位置等。张仲亭先生行书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单独提取出来,以“建筑美”的视角加以品读。从笔画筹措来看,张仲亭行书用笔稳健且善变,第一笔往往能够奠定整个字的神态基调,后续运笔在此基础上稳步构建成形。瘦笔如竹风骨劲,肥笔似藕富态生,可谓妙笔生花,字若天成,姿彩万千。由笔画而至部首,由部首而至整字,张仲亭行书字体严谨,结构辐辏,松紧有度,错落有致。恰如古建筑结构之榫卯,错落之勾心,体态之斗角,稳中蕴险,静中含动。整字初成便已具备镇中之重心,重心设置是建筑要领,亦是行书写作的关键,张仲亭行书作品中每一个字的重心设置都紧密服务于整体,险而不浮,倾而不倒。张仲亭先生成就行书建筑之美的要点有二:首先是扎实的运笔功夫,即能够娴熟地把握起承转合之节奏,此为“术”,需勤摹苦练、不断精进;再者是深厚的思悟能力,即书者在熟练掌握之后,进入一种物我合一的状态,把笔当作肢体的延伸,把写字当作生命的产出,此为“道”。张仲亭先生出入于“道”“术”之间,由“术”入“道”,以“道”引“术”。

舞蹈美,则是以舞蹈姿态的审美品味行书作品之字间联动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以“六书”解读汉字,分别为: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。前四种为造字之法,后两种为用字之例。四种造字法又以象形为本,指事字的主体结构,会意字中的意符部分。形声字中的意符或声符,大多有其象形原貌。汉字以象形为本,恰好造就了其多姿的肢体形态,这也是很多人初读篆书能看到很多人形的原因。行书虽与最初造字之象形相去较远,但其舞蹈韵味更加值得思索品读。张仲亭先生具备深厚的文字学功底,对字体的态势及演进有深入理解,所以能够在建筑美的基础上迈向舞蹈美。习舞者先是分解动作,然后连贯动作,张仲亭先生创作行书亦是如此,并且循此路径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辨清楚,恰如舞蹈连贯动作所呈现出的行云流水般的美感。正因如此,品读张仲亭行书作品,既不会觉得缺少头尾,也不会产生中间断裂之感,从头到尾就像一位动人的舞者在跳跃舞动,整篇下来如同一卷有始有终的舞谱,观者由此被吸引进作品之中。

音乐美,则是以音乐律动的感觉理解和创作行书,以期达到一种音随形动,声同字变的美感。张仲亭先生的行书作品能够在舞蹈美的基础上再次超越,达到气象贯通,格调有力,克始克终的境地,其中有两点值得深入探讨。其一,未落笔而意先具,书已备而音未绝,金声以发其始,玉振以结其终,百器以充其实,万籁以化其成。孟子以“金声玉振”评价孔子,正是为了指明圣人做事有始有终且善始善终,张仲亭先生的行书作品以此为目标,既追索完整统一,又力求气象贯通,所以观其书仿似听乐声,不知不觉间已受其熏陶,产生艺术共鸣。其二,有始有终但不受限于始终,气象贯通又能蕴变于中。艺术审美从来不求一刀切式的整齐,也不要死如止水的寂静,张仲亭行书艺术呈现于纸面但散发于字间,不拘泥于首尾之限制,且内部蕴含巨大张力。同时,能够精巧运用各类技术和章法,一幅作品中既有铿锵有力之处,也有小溪流水之所,旋律多姿,平险交错,通绝一体,枯润相逢,恰如一场交响合奏,观者不免随之舞、随之唱、随之感、随之痴,深入书境而流连忘返。(彭庆涛 郭云鹏)



王安石诗 张仲亭



毛泽东诗 张仲亭



静正且守恒 厚积而薄发 张仲亭